

| 世界现代马戏之父孙福有的传奇人生 |

# 王者江湖

童村◎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 世界现代马戏之父孙福有的传奇人生 |

# 王者江湖

童村◎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者江湖:世界现代马戏之父孙福有的传奇人生 / 童村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9. 8  
ISBN 978-7-5511-4787-3

I. ①王… II. ①童…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40486号

书 名: **王者江湖**

——世界现代马戏之父孙福有的传奇人生

著 者: 童 村

书名题签: 张延龄

责任编辑: 张采鑫 李 鸥

责任校对: 李 鸥

装帧设计: 王爱芹

美术编辑: 胡彤亮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1/32/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石家庄市西里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90千字

版 次: 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4787-3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FESTIVAL MONDIAL DU CIRQUE DE DEMAIN

En hommage à  
Sun Fuyou  
Un des pères du Cirque Moderne

Dominique Maclair  
Président du Festival Mondial  
du Cirque de Demain de  
Paris.

纪念世界现代马戏之父孙福有先生

——法国“明日与未来”杂技马戏协会主席莫克莱尔  
先生题词



战火频仍，山河破碎，唯有信仰不可辜负。这部生动鲜活的传记文学，让我从世界现代马戏之父孙福有的身上，感受到一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力量。

——著名作家石钟山

关于我爷爷孙福有的那些事儿，都被作家童村写进《王者江湖》这本书里了。

——孙多米

在我想来，左一步即生，右一步即死；前一脚天堂，后一脚地狱的生活，也的确算得上那些献身于马戏事业的艺人们的真实写照了。

——作者

## 目 录

## CONTENTS

楔 子 .....	001
第 一 章 远走他乡 .....	013
第 二 章 组班 .....	020
第 三 章 基辅·惊变 .....	031
第 四 章 前路茫茫 .....	040
第 五 章 上海·义演初识田汉 .....	054
第 六 章 结仇黄金荣 .....	070
第 七 章 杭州·婚事 .....	085
第 八 章 南昌·神乎其技 .....	102
第 九 章 将军们 .....	112
第 十 章 镇江·喜得贵子 .....	122
第 十 一 章 日常 .....	126
第 十 二 章 战火蔓延 .....	129
第 十 三 章 田汉的歌 .....	144
第 十 四 章 湘难 .....	148
第 十 五 章 桂林·官赌 .....	155
第 十 六 章 要命的爱情 .....	166



第十七章	柳江·兵患	171
第十八章	桂林·秘事	183
第十九章	忻城·玉殒	191
第二十章	步入绝境	196
第二十一章	跳下来，不要怕	202
第二十二章	贵阳·喘息	206
第二十三章	重庆·劫后余生	215
第二十四章	马戏之福	229
第二十五章	大邑·堂会风波	233
第二十六章	美丽与伯当	237
第二十七章	梦断山城	240
附录一	抗战逃难时期华侨大马戏团成员名单	244
附录二	华侨大马戏团曾接待的知名人士名单	244
后记	《王者江湖》的因与果	245

## 楔 子

世上千般苦，难比走江湖。

——锣 歌

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

——谚 语

1935年7月初，河南漯河。

午场的演出刚刚结束，孙福有回到后台的休息室，服装还没换下来，就见管家司拉鲁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老板，老家来电报了！”司拉鲁一边将手里的那张纸片递上去，一边小心地说道。

孙福有先是一愣，紧接着，他朝那张纸片扫了一眼，脸色唰地白了。老家遭劫了。

孙福有半晌没有回过神来。

“老板，怎么办？”一旁站着的司拉鲁提醒道。

清醒过来的那一刻，孙福有猛地起身，立即吩咐道：“快去，准备回家。”



话音刚落，余慧萍挺着个大肚子走了进来。孙福有把那封电报递给了她。余慧萍看了，一下惊在了那里。

“不要担心，有我呢！”孙福有一边安慰着夫人余慧萍，让她照应好马戏团的一切事务，一边当即决定，装备好枪支弹药，带上管家司拉鲁、侄子孙吉堂、女婿孙吉成，立刻起程，火速赶赴河北吴桥老家孙龙庄。

几个人昼夜兼程，从马戏团的演出地河南漯河回到孙龙庄时，已经是第三天的凌晨了。

这时间，孙龙庄村东的“孙家楼”正屹立在一片若隐若现的晨曦里。一年前，为了建造这座二层小洋楼，孙福有与二夫人茄莉颇费了一番心思。小洋楼水泥圆柱，拱门尖窗，门楣雕刻图案，房檐上有瓶形栏杆，三面木制回廊，一派十足的俄式建筑风格。而这所有的一切，均由二夫人茄莉仿照她明斯克老家的房子式样一手设计的。为了建造这座小洋楼，孙福有花去了两万块大洋，建楼的水泥都是从天津漕运而来，砖瓦石灰由当地定做，而部分建筑材料则是从国外直接运回，工料讲究，磨砖对缝。吴桥县本来是穷乡僻壤，忽然间在以土房为主的乡村里出现这样一座小洋楼，在农民的眼里，不啻为天上的玉宇琼阁。

可是，它到底还是招来了祸殃：八十多岁的老母亲被一群来路不明的土匪绑走，至今下落不明；二十九岁的女儿孙玉香惨死于匪徒的枪口之下；元配夫人张氏失踪。到这时，“孙家楼”里里外外已是一片狼藉。

进得楼来，一股浓烈的血腥气扑面而来，眼前的情景，让孙福有的脑子一下就乱了。

三天前的深夜时分，一股戴着面罩的土匪，突然从西边的庄稼地方向，神不知鬼不觉地摸黑潜进了孙龙庄，紧接着便直朝孙家楼而去。那股土匪一个个身强力壮，又身手利落，来到孙家楼院门前，其

中的一个没费半点工夫，便跳过了院墙，从里面把大门打开了，随后一伙人破门而入闯进楼来。

这时间，楼里睡下的几个人，都已进入了梦乡。随着一阵门响，突然闯进来的几个人，立时把她们吓醒了。一个土匪划了根火柴，把灯点了。灯影里，一张床上躺着的孙福有的老母亲，睁着一双惊恐的眼睛，整个身子已经哆嗦成一团了。孙玉香睡在另一张床上，还没完全清醒过来，就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睡在另一间房里的张氏，听到了土匪们的撞门声，马上意识到了什么，一双腿立时就瘫软了，大气都不敢喘一声，想着还是活命要紧，慌慌地爬下床来，接着就藏身到床下面去了。

“谁也不许动，不许出声！”一个土匪低声吼道。

说这话的工夫，另外几个土匪，已经开始箱箱柜柜地翻找东西了。眨眼间，屋子里已是一片狼藉。

片刻工夫，东西翻找完了，那几个土匪仍不肯就此罢手，一个土匪想都没想，上前就把孙福有的老母亲从床上架了下来，另一个土匪顺手抓过一块破布，抬手塞进了她的嘴里，转身就往楼外跑去。孙玉香见势不妙，情急之中再也顾不得许多，壮起胆子大喊道：“来人，快来人，抓土匪！”一边喊着，一边跳下床来，与他们撕扯到了一起。

那几个土匪没想到孙玉香的胆子这样大，其中一个抽手狠狠地给了她一个耳光，另一个土匪一边挟持着她向外拽扯，一边还想向她的嘴里塞堵东西，却都被她挣脱了。

孙玉香奋力挣扎着，一只胳膊死死抱住了楼梯的栏杆，一边拼死反抗，一边还在不住地大喊：“救命，快来人，打土匪！”

隔墙的邻居孙德新是在孙玉香的喊叫声中惊醒过来的，蒙蒙眈眈间，听到孙玉香的声音都变了调，孙德新很快想到了一定是孙家楼里出了事，翻身起床，没顾得细想，抓起一杆自卫用的步枪，三步两步登上自家的扶梯就爬到了房顶。从孙家楼窗口透到院子里的灯影里，



他看到楼里面的人已经乱成了一团。此刻的院子里，还有几个人正站在那里嘀咕着什么。孙德新一下明白了什么，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但是为了解救被困的主人，他马上就想到了一个主意，于是，一边趴在那里，一边憋足了劲儿，虚张声势地大声喊道：“听好了弟兄们，千万别让他们跑了！瞄准了打呀！”话音刚落，便朝院子里开了一枪。

这一招顶了事，院子里的那几个土匪听到喊声和枪声立时就慌了，紧随而来的一阵子弹，噼噼啪啪地一齐朝房顶扫了过来。

孙玉香还在不住地大声喊叫着。

楼里的几个土匪听到院子里的枪声，不约而同地愣了一下，于一片慌乱之中感觉到事情不妙，便谁也顾不上谁了，撒开两腿就朝楼外跑。可是跑在最后的那个，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准备继续向外跑时，回身看到孙玉香仍还抱住楼梯栏杆不停地喊叫，突然想到了杀人灭口，举手便是一枪。那一枪，正打在孙玉香的胸口。

直到土匪们早已跑得没踪没影了，张氏这才从床下面爬出来，随后，就不知去向了……

这一切都太突然，这一切也都太蹊跷。

事已至此，最为要紧的是如何料理好女儿孙玉香的后事，如何找到被土匪绑架的老母亲，以及事发之后下落不明的元配夫人张氏。

但是，这到底是哪一股土匪，竟敢如此猖狂和嚣张？

孙福有绞尽脑汁，想不出个所以然，一面派人四处打探消息，一面又安排了孙吉堂和孙吉成两个人，去为孙玉香购买棺材以及操办丧事的物具。为防节外生枝遇有不测，孙福有又特意交代了司拉鲁，将一挺歪把子机枪，架在了小洋楼二层平台一处既视野开阔又较为隐蔽的位置。

就这样，一天的时间过去了，孙福有没有得到半点音讯。可是，他却从乡人的闲谈中，得到了另外一个消息：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正在德州巡察灾情。

孙福有听到这个消息，立时有了主意。

紧接着，孙福有备下了重金，只身一人驾着摩托车，火速赶往三十公里外的德州城。

原来，一年前孙福有带着马戏团到济南演出时，便与韩复榘有了接触。对于孙福有的演技，韩复榘也早有耳闻，在济南看过他的几场绝技表演后，心里暗暗对孙福有产生了钦佩之情。加之两个人同为河北老乡，言谈之中，又多了几分亲情，竟然一见如故。孙福有自然是巴不得与他攀上关系，江湖之人四海为家，多个朋友多条路，更何况作为一省主席，韩复榘一言九鼎，跺一跺脚，整座城都要地动山摇，有了这么大的一个靠山，孙福有何愁在山东省这么大的地盘上没有立足之地。就这样见过了几面之后，孙福有便备下了一份厚礼，走进了省府大院，亲自登门拜访了韩复榘。韩复榘心中自是十分高兴，热情地挽留了他，并将他请到家中，摆了酒宴。两个人皆是豪爽之人，又皆善饮，三杯下肚，你一句我一句，竟是越说越投机，乘着酒兴正浓，便结下了金兰之交……

到达德州时，天已黑了下来。

通报了姓名之后，孙福有很快见到了韩复榘。

“你咋来了？”韩复榘有些吃惊，眯眼望着孙福有开口问道。

“向方<sup>①</sup>兄，孙龙庄老家遭劫了。”孙福有直截了当地说道。

从年龄上讲，孙福有虽然比韩复榘大上几岁，但出于尊重，始终对他以兄长尊称。

韩复榘让了座，又倒了茶，这才坐在那里，问道：“到底怎么回事，慢慢说。”

孙福有便把从河南漯河急急赶回孙龙庄的来龙去脉对他一五一十复述了一遍。韩复榘默默地听他说完，皱了下眉头，问道：“你断定

<sup>①</sup> 韩复榘，字向方。



是土匪做下的？”

孙福有点点头，说：“邻居孙德新看清了，不会有错。”

韩复榘思忖片刻，咬牙骂道：“奶奶的，真是翻天了呢！”

韩复榘平生最恨两种人，一是土匪，一是毒犯，恨不能把他们斩尽杀绝。上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他首先就是将肃清匪患作为治鲁第一要务。为此动员全省驻军及民团军，大动干戈，积年累月与土匪周旋。人人皆知，韩复榘在处置土匪方面，是从不手软的，许多土匪强梁，只要得到韩复榘的消息，立时就会闻风丧胆。

“照理说，土匪打劫，无非是一个劫财，一个劫命。可他们把老太太绑走，几天过去了，却一直没有口信传过来，我一直在想，他们一定是在听风观望，等待时机呢。”孙福有望着韩复榘，小心问道，“事不宜迟，向方兄你看如何是好？”

韩复榘又皱了皱眉头，点上一支烟，狠吸了两口，犹豫了好半晌，说道：“一个河北，一个山东，虽然一墙之隔，但毕竟是隔着界呢！”

孙福有见韩复榘面露难色，明白他话里的意思，眼睛里一下就有了泪光，说道：“老娘亲是死是活现在还不知道，事到如今，我也只有仰仗为兄了。”

说到这里，孙福有突然想起了什么，便将随身带着的一只布袋放在桌上：“一点小心意，实在不成敬意了。”

韩复榘朝那只布袋扫了一眼，说道：“兄弟见外了。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不怕死、不爱钱的主儿。”

韩复榘起身踱了几步，又继续说道：“这事儿如果搁在山东，我只是往下吩咐一声也就成了，可孙龙庄属于吴桥，是河北的地界，我如果插上一杠子，管了这事，人家不定要说我啥呢！”

孙福有眼巴巴地望着韩复榘，再顾不得许多，急切地说道：“为民除害，怎分畛域。你虽然是山东省的主席，但河北毕竟还是你的老家，老家有了匪患，你的脸上也没有光彩呢！如果把那帮土匪

铲了，把老娘亲救出来，不只是我孙福有，周边的老百姓都会念你的好呢！”

韩复榘思虑了好大一会儿，终于说道：“好吧，明天一早我带上人，跟你一起到孙龙庄看看，然后再和省府那边打个招呼。”

孙福有这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一夜无话。

次日一早，天刚蒙蒙亮，韩复榘果然带着荷枪实弹的警卫队，同孙福有一起，乘坐一辆军用卡车，直接奔向了孙龙庄。

楼前楼后、里里外外仔细看过了一遍，韩复榘便向警卫队传下了一道命令：凡方圆百里人群集中处，村镇、路口等，皆张贴醒目通告，限绑架者于三日期内，将孙龙庄被绑之人，毫发无损送归原地。若遵此令，当宽大不究；如违不从，必令大军围剿，概杀无赦。

通告张贴出去，韩复榘亲自坐镇孙龙庄等消息，孙福有的心里却是七上八下没个着落。

一天两天过去了，两个人没有等来任何音讯。孙福有心急心煎地站也不是，坐也不是，饭也懒得吃上一口，难挨难熬地恨不得立时寻了人去拼命。

说话间就到了第三天的早上，孙福有刚起了床，突然就听到了远远传来一阵喊叫声。仔细听了，原来是在喊他的名字，慌慌地便走出院子，抬眼间正看到本村一个背着粪筐的老人，急急地朝这边跑过来。

“欢儿<sup>①</sup>，你快去村西的棉花沟里看看。”老人气喘吁吁地指着村西的方向说道，“我一大早去捡粪，看到一个大麻袋在棉花沟里，还在动换呢，我心里头害怕，没敢打开就来喊你了，你快去看看是不是……”

孙福有听了，来不及多说，立时便叫上几个人，跑到村西的棉花

---

① 欢儿：孙福有的小名。



沟里，把那麻袋打开，正是八十几岁的老母亲，一时间禁不住又悲又喜。此时，老母亲的耳朵已被人灌了蜡，嘴巴也被人封住了。

当天，为给老母亲压惊，也为了表达对韩复榘的感激之情，孙福有特意吩咐司拉鲁等人摆了一桌上好的酒席。

“处理好这边的事，你就放心走吧。”韩复榘干了杯里的酒，拍了拍孙福有的肩膀，承诺道，“这边老太太的安全，我会负责保护的。至于那些土匪的身份，我也会尽快派人追查清楚的，好歹我得给你一个交代。我还有公务在身，事务繁忙，就不便久留了。”

听了韩复榘的话，孙福有也将杯中酒一饮而尽，起身说道：“有你向方兄在，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这一次老娘亲虎口脱险，全仰仗着为兄足智多谋鼎力相救，我孙某将一生铭记在心，日后若有需要我效力的地方，我当万死不辞。”

韩复榘摆摆手，笑道：“言重了，言重了。”

送走了韩复榘，处理了女儿孙玉香的后事，又派人把大夫人张氏找回来，等家中这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孙福有就该走了。

临行前，孙福有握着老母亲的手，不由得百感交集：“娘，原谅欢儿不孝，不能时时守在你身边，让你遭受这么多的委屈和苦难。今天，欢儿又要去走江湖闯天下了。马戏团那边还有几十口子人在等着我呢，我走之后，你万万保重，等我回来。”

老母亲泪眼婆娑地望着孙福有，点点头，说道：“欢儿，娘不是不懂事理的人，可惜娘的年纪大了，不能跟你一起去闯江湖了。娘知道，马戏团这口饭不好吃，你在外也要处处当心，事事体贴着自己，别让娘挂心就是了。”

“娘的话，欢儿记住了。”孙福有双膝跪了下去……

从孙龙庄回漯河的一路上，孙福有一直在想着女儿孙玉香。而对于孙玉香回老家孙家庄，孙福有事先并不知情。

说起来，孙玉香很小就跟着孙福有一起满世界闯荡，确实也是吃了不少苦的。为了让她学好杂技，掌握一门生存的本领，孙福有也没少打了她。不疯魔，不成活，打了她，她也便记住了，这是老辈人传下的规矩，这规矩，孙福有不能破。但是话又说回来，那些能在马戏团留下来的人，哪一个又不是抽筋剥皮受过一番磨难吃过一番苦的？马戏团不是享福人待的地方，吃过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这是让她往高处走，往好处奔呢！

起初，每当练功出现失误，小玉香挨了父亲的鞭子，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坐在地上大哭。可是，那一鞭一鞭地抽下去，哪一鞭又不是打在他孙福有自己的心上呢？

再后来，再挨父亲的鞭子时，小玉香不哭了。她学会了忍，咬着牙齿忍。但是，她的心里却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

她恨父亲把她生在这样的家庭里，她恨他让自己吃这么多的苦，受这么多的罪。

毕竟，小玉香又是一棵做马戏的好苗子。

后来，孙福有就把她带到了俄国。

在俄国，孙福有结识了一个叫茄莉的白俄女人，那女人聪明美丽，多才多艺。不久，他们相互之间就产生了爱慕之情，很快，他们也就瓜熟蒂落地同居了。

小玉香就是茄莉看着长大的。对于小玉香，茄莉竟是百般地呵护，如同己生，既照顾她的生活起居，又教她识字拉琴，久而久之，小玉香也竟能说上一口流利的俄语。正因为此，两个人的感情也日渐亲密，呼来唤去间，皆都以母女相称。

但是，自从1934年5月孙福有在杭州和余慧萍偶然相识继而成婚之后，似乎一夜之间，整个家族的天平倾斜了，显而易见的家族内部矛盾，愈来愈呈现出尖锐的态势。尽管平日里，马戏团的每个人包括茄莉和孙玉香在内，都因为慑于孙福有的威严，不敢发出半点异样的声



音，但是，暗中分立的两股家族势力，还是让向来我行我素的孙福有产生了某种深感心痛的隐忧。

本来，“孙家楼”是为茄莉回孙龙庄养老准备的，但是当按照茄莉的想法即将完工之时，孰料，余慧萍却在一夜之间以主人的身份出现在了他们的生活里。余慧萍的到来，不能不令茄莉顿生醋意，她忽然觉得自己在马戏团的地位受到了动摇，成了孙福有随手扔掉的一件旧衣裳。既然这样不受待见，她也只好选择退出。也是为了和孙福有赌气，随即她便改变了最初要在孙龙庄养老的念头，决意从此定居上海。迫于无奈，孙福有不得不又在上海为她购地建房。可是，还没等新居落成，茄莉便迫不及待地告别了孙福有和他的马戏团，先期租借住进了上海。与此同时，孙玉香借故照顾茄莉妈妈，也与这个白俄女人生活在了一起。

与孙福有结婚不久，余慧萍便怀上了孩子，孙福有自是喜出望外，心里头天天就像抹了蜜一样。到这个时候，余慧萍的身子已经显得十分笨重了。

半月前，孙福有在和余慧萍商量生育的事情时，把自己的想法说给了她。

孙福有一边温情地抚摸着余慧萍的大肚子，一边说道：“慧萍，过些日子，我想把你送回老家孙龙庄，让你在那里静静心，好好坐个月子，也好让老母亲高兴高兴。”

余慧萍对孙福有言听计从，轻轻点了点头，微笑着应道：“听你的，你说咋做就咋做，一切都随你安排吧。”

可是，这话儿刚刚说出口，孙夫人余慧萍要回老家孙龙庄坐月子的消息，就一阵风样地在整个马戏团传开了。

这天晚上的演出刚刚结束，女婿孙吉成就来到了孙福有的住处。

孙吉成站在门口，犹豫了好大一会儿，这才望着孙福有说道：“俺想和您商量件事儿。”